

大海对我说.....



XIAO HUA DUO

大海对我说……

庞天舒



新蕾出版社

大海对我说……

庞天舒

★

新蕾出版社出版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690×960毫米 1/32 印张 4.625 插页 2 字数46,000

1982年5月第1版

1982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 31,000

统一书号: R10213·120

定价: 0.34元

希望你们这些祖国的
“小树苗”，在长辈的心血
浇灌下，迅速生长，早日成
材，结出硕果。

——题赠新蕾出版社
《小花朵》丛书的小作者

严文井

一九八二年
元月十五日

目 录

我和小黑	1
深深的长森巷	14
小罗克	31
雨的旋律	44
黑色是美丽的	52
小兵	73
大海对我说.....	
.....	103
橙色小山	121
我的故事	
——代后记	136



我和小黑

每当我看到黑色的小猫时，就唤起了童年的回忆。那时，我曾和一只丑得可怜的小黑猫交过朋友，它是唯一能使我欢乐的小东西，我总是亲昵地唤它小黑。

那年，妈妈把我从幼儿园接回家，送我去上学。附近的小孩都知道妈妈是“反革命”，所以经常成帮结伙地辱骂我、打我。妈妈看我受欺侮，就含着眼泪把我送到平日不太来往的大表姑家。她临走时，依依不舍地搂着我，难

过地说：“毛毛，别惹大表姑生气，原谅妈妈不能常来看你。”从此，我象被抛弃在孤岛上一样，没有人过问我的冷暖和饥寒。我知道，大表姑并不爱我，她收留我只不过是为了每月



增添三十块钱的收入罢了。在她家，我象《悲惨世界》里的珂赛特一样，天天为这一家人端饭上菜，刷盘洗碗，擦桌扫地。我一看大表姑那青白的脸色，闪着寒光的眼睛，心里就发毛，不由想起

黑夜里的狼。她每次申斥自己的孩子，话里都带刺，什么“光吃饭不干活”啊，“没有多余钱养你”啊，一听这些我就觉得她在指桑骂槐，连忙慌手慌脚地去干活，谁知，越忙越出错，结果往往遭到一顿无情的挖苦。不过我还真得感谢她，她是我作文时造讽刺句的启蒙老师哩。

月底，妈妈给大表姑邨来了钱，只见她的脸闪着红光。几张五元的纸币在她那滚圆的手心里上下翻飞。如果您看过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，就会想象到她当时的样子了。我望着她那张闪着红光的脸，突然感到她从来没有这样美丽过，便真心实意地说：“大表姑，您这会儿可真漂亮”。不料，她以为我讽刺她，一张脸唰的一下变得铁青，把钱狠狠往桌上一摔，我的头也随着嗡的一声响，不知她说了些什么，也不知我是怎样慌忙逃走的。总之，打那以后，我说话办事都得三思而后行了。

一个三九天的傍晚，天色阴沉沉的，头上象压着一块铅。我打酱油回来，发现雪地上有一团黑东西。上前一看，啊，是只冻僵了的小猫。它太丑了，是不是它的主人嫌弃它把它扔了？要不就因为它是黑色的，别人也把它当做黑五类！不，不会吧。猫是没有阶级成分的呀！我蹲下来看那小猫，只见它蜷缩着身子，紧闭着双眼，腹部微微起伏着。啊，多可怜呀！一种女孩特有的怜悯心促使我把它放在棉袄里。我用身体温暖着小猫，它先是抖个不止，后来渐渐地安静了，在我的怀里大声小气地打起呼噜来。当我回到自己的小天地——一间又潮湿又阴暗的地下室里，我解开棉袄，只见小猫睁开了双眼，小爪子紧紧地抓住我的毛衣，仰着脸看我。啊，我的眼睛不禁湿润了。多么熟悉的目光，既温柔又饱含着辛酸和痛苦。这使我想起了——一位邻居，那是个性情古怪信奉神灵的老太婆，听大人们说，五十年代她

的丈夫曾随一位领导去苏联考察，于是在“史无前例”的动荡年月里，她丈夫便因为所谓“里通外国”而被殴打、关押，最后，竟然背着“自绝于人民”的罪名离开了人间。从此，她变得更加古怪了。因为她无儿无女，只好靠捡破烂为生，又因为她丈夫的关系，人们都嘲讽地叫她老“玛达姆”。每天早晨，她推个破车从垃圾箱里捡破纸，有的坏孩子恶作剧，把粪便包在纸里倒在她脚前，她一捡，便抓一手粪。于是，她带着哭腔说：“啊，坏东西，上帝总有一天会惩罚你们的。”我可怜她，当我了解到她有个特爱吃糖的习惯时，便把妈妈每次给我的糖省下来，攒在一起给她送去，她总是亲切地说：“谢谢你，好孩子，愿上帝保佑你。”一天晚上，我在街上被一群“小闯将”打了，衣服撕破了，不愿回家，怕妈妈看了伤心，就在门口走来走去。忽听老“玛达姆”的屋里传来阵阵急促的喘息声，我悄悄把门推开

一条缝，只见屋里黑呼呼的，那老太太象幽灵一样，倚在床栏上。破玻璃上糊的纸套拉下来，一阵风吹过，窗纸来回摇摆，哗哗作响，象神话中的魔鬼宫殿一样，令人毛骨悚然，啊，我怕极了！突然，老太太象具复活的僵尸，慢悠悠地起来了，我那颗提在嗓子眼的心差点跳出来。只听她说：“谁呀？啊，是善良的小毛毛吗？给奶奶倒点水吧。”我颤抖着走进来，一拎水壶，呀，没水，忙跑回家把水和我的半包奶粉拿来。她感激地握住我的手，目不转睛地望着我，眼光是那么温柔却又饱含着辛酸和痛苦。过一会，我感到她的嘴角露出一丝笑容，只听她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呵，人间有情也有爱，我要活，要活着。”片刻，她又说：“好孩子，如果你永远忠实、善良，亲爱的上帝会时常帮助你。”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她引用《灰姑娘》里的一句话……

瞧，小黑的目光使我联想起这么多的往

事，此刻，它仰起娇嫩的小脸，双眼微微眯缝着，小嘴在我身上轻轻地擦来擦去。我激动地对它说：“小黑呀，我们都是被人家瞧不起的，同我做个朋友好吗？”它娇声娇气地喵喵了几声，象是表示同意。啊，这婉转动听的声音，这发自内心深处的真挚情感，是多么令人激动，又是多么令人感到幸福？我含着泪水笑了，自从离开妈妈后，我还头一次笑得这样甜哩。

从次，我和小黑相依为命，可以说是同在天涯沦落。我从不把它当做动物看待。因为人和动物都是大地的生灵，况且，我并不比小黑高一等，有时自己甚至觉得连它都不如，这是因为猫还能抓耗子为民除害，而我这个“反革命”的女儿一生都偿还不清妈妈所造成的“孽”。可妈妈怎么会是“反革命”？她象我这么大就当过童工，参加过“反饥饿，反内战”的示威游行，还参加过罢工运动，挨过反动军警的皮鞭。她热爱社会主义，常教我背毛主席诗词，

唱《东方红》，这样的妈妈怎能是坏人？这些事情，在我幼小心灵里一直划个大问号。可我又能问谁呢？大表姑家的孩子都瞧不起我，虽然不骂我“小反革命”，可冷嘲热讽要比骂更使我难受。我满腹的话，只能对小黑说。它虽不能回答我，但甜甜的喵喵声也使我感到很快慰。平时，我一叫“小黑咪咪”，它就跑过来爬到我的肩上撒娇。我留下这可怜的朋友是没经大表姑同意的，因为她烦猫狗，喜欢母鸡，尤其对“白乐喝”有着特殊的感情。不知为什么，我竟感到它说话也象下蛋后的母鸡一样“咯咯嗒，咯咯嗒”的叫个不止。每天吃完饭，我就把剩饭剩菜拿一点给猫吃，上学时，把它装在小筐里，再把筐压住放在床下，这样就不会被人发现了。地下室只有一盏十五瓦的灯。在小黑没来前，半夜里我总觉得有个面目狰狞的恶鬼随时要闯进来，一躺下就赶紧用被子蒙住头，每晚都吓出一身冷汗。如今有了小黑，

我夜里只要紧紧搂着它那温暖的小身体，便会感到一切都变得那样宁静，那样安全，那样富有生气了。

每天早晨，当大表姑那能伸进一个大拇指的鼻孔里还在呼噜的时候，我已经和小黑起床了。我打开地下室唯一的小窗户，享受自然的恩赐。啊，晨曦好象从安徒生爷爷讲的那个天国花园里飘来，它悄悄地在阴暗潮湿的地上撒下一条淡淡的影子。仿佛让我这个被抛弃的孩子尝一点天国的欢乐。我和小黑站在这条影子里，闭上眼睛让那神奇飘渺的晨雾笼罩着。只有这时，我才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欢乐。只有这时，我才感到我和我的小黑不是茫茫宇宙中的尘粒。我们的血管里也奔流着鲜红的血液。我们的心房里——至少是我，也跳动着赤子之心，我相信总有一天，我和我的小黑会昂起头，挺起胸，投向光明的怀抱中去。
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，我眼瞅着小

黑长大了些，也胖了些，可灾难也就来了，那天是“六一”儿童节，学校去郊外野游。早晨，我刚换好妈妈为我生日准备的衣裙，小黑就摇头摆尾地跑来了，我问它这件衣服的花色美观吗？样式大方吗？它先是歪着头望着我，忽然撒起欢来，围着我蹦着跳着，往我身上窜。就在这时，大表姑的大嗓门象一声炸雷在上面炸开了。我一面应着，一面丢开小黑慌忙跑上去，它在后面委屈地叫了声“喵”。我永远忘不了它当时的表情，可谁知这竟是我们最后的诀别。

晚上，我拿着几条从郊外小河沟里抓的小鱼兴奋地往回走。心想，哈，我的小黑又能吃到一顿丰盛的晚餐了。记得上次爸爸托人带来一包沙鱼干，我给了两个表姐一半，剩下的我和小黑分着吃了。每丢给它一条，它都是一声欢叫。后来，它索性用小爪子从我手里嘴里来抢了。这回我要是把这几条活蹦乱跳的小鱼在它

面前一亮，嘿，它准象只小老虎，眼睛一闪，小黑爪子往后一撤，胖胖的腰身一扭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我必须把鱼迅速丢开，否则，我的小手准会留下“勇敢者”的锋利指印。它饱餐后，一定又象只驯顺的绵羊，亲昵地爬到我身上，用它那腥乎乎的小嘴在我身上蹭来蹭去。嘻嘻，想到这，我快活得笑了起来。不知不觉间，我走进院子，啊，眼前的景象使我惊呆了，只见蓝闯、卫彪、卫青等一帮“小造反”精，手持短棒、石块，围在一堆打着什么，大表姑站在一旁捧腹大笑。我走过去，就听卫青说：“算了，别打了，听我爸说，广东有一种名菜叫‘龙虎斗’，是猫肉炖蛇肉，咱没蛇有虎，就吃虎。”卫彪说：“怎么个吃法呢？”蓝闯转了转眼珠说道：“我爷爷讲，他小时抓来野鸡野鸭，用黄泥糊上烧着吃。咱不好把这只胖黑猫也这样弄着吃？”啊，我一听与胖黑猫有关，立刻不顾一切地分开人群，果然是我的

小黑猫，可怜它被打得遍体鳞伤，我象它的保护人一样，慌乱地从棍棒下把它拖出来，转身要跑。这时，大表姑象一堵墙似的迎面截住我，声色俱厉地喝道：“站住！”接着，她又恶狠狠地说：“坏东西，你敢背着我偷偷养猫。我问你，拿什么喂得这样肥，是不是偷了我的鱼和肉，哼！幸亏今早我看见了，要不我家的东西全被你和猫给啃光了。”她喘了口气，继续道：“这只坏猫到处搞破坏，我一把没抓住，它嗷的一声窜到我的鸡窝里，把我那宝贝‘白乐喝’吓得咕咕直叫。”说到这里，只见她呼哧呼哧喘着粗气，那宽厚的胸脯剧烈起伏着，显然这番戏剧性的演说充满煽动性，于是蓝闯他们一起振臂高呼：“打倒小反革命，把她的黑猫揍死。”我一听，更紧紧搂住小黑，想从人群的空隙跑出去。不料大表姑象老鹰抓小鸡一样，从我手里夺走小黑往地上狠狠一摔，我的心也随着小黑摔落在地上，几乎碎了。